

博洛尼亚进程中高等教育一体化与多样化的协调

王超

(厦门大学,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 一体化与多样化的协调是欧洲高等教育区建设必须处理的一个重要问题。从词源来看,二者并不是一对绝对对立的观念,可以协调并存,在理论上,二者的和谐共存有内在的合理性,必须相互依存。在实践中,以德国、法国和俄罗斯为代表的三种高等教育模式都实现了以一体化协调多样化、以多样化支撑一体化。高等教育一体化和多样化不仅方便了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还体现和保留了本国的高等教育特色,可为我们处理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问题提供借鉴。

关键词: 欧洲高等教育区;博洛尼亚宣言;高等教育一体化与多元化

中图分类号: G649.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609(2008)02-0091-04

1999年,欧洲29国教育部长联合发表《博洛尼亚宣言》,宣布欧洲高等教育区的建立,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进程正式拉开了序幕,同时博洛尼亚也成为了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的代名词。8年的时间,博洛尼亚进程取得了惊人的进步,但质疑和争论依然存在,其中最具争议性的一个问题就是一体化与多样化如何处理的问题。一种观点认为,一体化意味着博洛尼亚成员国高等教育的同质性,即单一模式的存在,这必然造成高等教育多元化的丧失,形成千校一面;一种观点认为,高等教育的多样特色已经成为欧洲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博洛尼亚进程只是一种“挪用行为”,只是声称了很多标签而不可能建立起统一的模式。^[1] 本文认为,这一认识虽然抓住了高等教育一体化中的一个重要属性,即同质性或者说是普适性,但这一认识并不全面,虽然一体化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欧洲高等教育改革的必然趋势,但是这种一体化是以多元化为内核的一体化,一体化的过程包含着多元化的过程,是一体化与多元的统一。以下将对此做一些探讨。

一、一体化与多样化的概念探析

争议与质疑往往来自于对概念的误解,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与多样化的问题也不例外。我国学者

将欧洲正在进行的政治、经济与教育行动统称为一体化,但未对其内涵详加探讨。事实上,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别,不应混用。一体化对应的英语有三个:“homogenization”、“integration”和“convergence”。这三个词都含有整合、一致的含义,也都可以译为“一体化”,但三者表示一体化的程度却有所差别。“homogenization”更强调统一的同质化、纯一化;“integration”偏重于综合化;“convergence”则表示一种过程、状态或结果的趋同。若将这三个词按照一体化的程度由高至低排列应是“homogenization”、“integration”至“convergence”。《博洛尼亚宣言》将其表述为“greater compatibility and comparability of the systems of higher education”(更具兼容性与可比性的高等教育体系)。那么,《博洛尼亚宣言》所指的一体化到底是什么呢?考察其后的各项讨论和报告,不难发现其中均使用了“convergence”一词来描述博洛尼亚进程改革。也就是说虽然“convergence”一词没有出现在《博洛尼亚宣言》中,但它无疑是《博洛尼亚宣言》的主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是指成员国之间高等教育制度朝向同一方向发展的一种状态、过程或是结果,那这就意味着其内部不是同质的,有着复杂的结构和包含着许多相对独立的部分。

作者简介:王超(1978-),女,辽宁铁岭人,厦门大学2005级博士研究生。

博洛尼亚进程采用的“多样化”一词英语为“divergence”，而不是一些研究者认为的哲学概念“pluralism”（多元化）。它们的区别就在于，后者强调的是事物的多种本质，本质之间是非此即彼的关系；而前者则更多强调事物的多样性或事物之间的差异。这就意味着这些部分是可以合而不同的，就如同生物学上属于同一种群的生物之间也存在着一定差异，包含着多样的特点。

可以看出，这两个词并非指两个不同的事物，而是指一个事物同时存在的两种属性或发展趋势。一个强调的是合，另一个强调的是分；或者说一个强调的是同一，另一个强调的是差异。一体化不是单一化，允许内部有差别，而且是以有差别为前提的。只要这些不同的部分的运动有着共同的目的就行，而这个共同的目的不可能是某一部分目的的扩大，只能是各部分不同目的中的共同部分。

由此看来，欧洲高等教育中的“一体”与“多样”并非哲学用语上的“一元”与“多元”的对立关系，将欧洲高等教育中的一体化与多样化对立起来的理解常常是出于概念理解上的混淆。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与多样化之间不是截然对立的，高等教育一体化是为了高等教育的多元化之间的协调、沟通，高等教育的多元化则统一于高等教育一体化之中，二者以欧洲高等教育的发展为共同目的，同时存在。

二、理论上一体化与多样化并存具有合理性

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与多样化不仅在概念上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可以并存的，在理论上，二者的并存也具有其一定的合理性。一方面进行一体化的协调是欧洲高等教育改革和复兴的必然要求，另一方面，多样化的保留是改革的内在依据。

欧洲大陆可谓大学的发祥地，早在 1119 年就在意大利诞生了博洛尼亚大学，1198 年法国创办了巴黎大学等，今天的欧洲大学仍有着庞大的潜力——4000 多所高等教育机构，1700 万名学生及 40 多万名研究人员。但是，这样的潜力却未充分开发利用，大学不仅在教育、研究、创新这三个众所周知的“知识三角关系”上显得落后，而且在吸引力、资金等方面的表现都显得落后。如欧洲大学对留学生的吸引力不足，2002 年，全世界有 190 万学生在他国留学，其中有 178 万学生（94%）在 OECD 国家留学，美国最多，外籍学生占全体的 30%，而英国（12%）、德国（12%）、法国（9%）、西班牙（2%）、比利时（2%）、意大利（2%）、奥地利（2%）、瑞典（2%）、荷兰（1%）及其他欧盟国家共占 47%；此外欧洲的大学经费补助远低于其主要对手。如 2003 年欧盟公私立部门对

研究与发展的投资占 GDP 的 1.92%，而美国则为 2.59%，日本为 3.15%，欧盟落后美日两国^[2]。

形成上述问题最主要的原因之一是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之间没有有效的连结及沟通的桥梁，因此，促进各大学之间的有效连接和沟通，改进多年未变的大学管理与制度，成为当务之急，也只有如此才能提升欧洲大学的质量与吸引力，重振欧洲大学昔日的风采。由此，法、德、英、意四国高等教育部提出进行高等教育一体化改革的迫切性：“欧洲不应仅仅是银行和经济或者说欧元意义上的，它必须也是一个知识的欧洲。我们必须通过知识的、文化的、社会的和技术的纬度来加强和建设欧洲。大学在很大程度上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并将继续发挥其至关重要的作用。”

同时，欧洲多样的高等教育形式是欧洲各国文明长期积淀的结果，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它们在历史上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在世界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具有很强的影响力，必然是高等教育改革不可回避和忽视的内在依据。不仅如此，欧洲高等教育多样化的特色已经成为民族认同与和谐的基础之一。冷战结束后，文化认同取代意识形态的差异，成为国与国之间交往的重要依据。亨廷顿指出：“由于现代化的激励，全球政治正沿着文化的界线重构。文化相似的民族和国家走到一起，文化不同的民族和国家则分道扬镳。似乎意识形态和超级大国关系的确定和结盟让位于以文化和文明确定的结盟，重新划分的政治界线越来越与种族、宗教、文明等文化的界线趋于一致，文化共同体正在取代冷战阵营，文明间的断层线正在成为全球政治冲突的中心界线。”高等教育作为社会与文化中介，在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也就是说，虽然高等教育的发展正在趋于同一，但不会变为唯一，因为每个国家的高等教育模式都有其历史文化、宗教政治、经济科学及社会世俗的渊源，它们之间的差别永远存在，也必然保留其独特的个性和特殊性，这也是一体化中各主体独立、平等的要求。

三、实践中欧洲各国高等教育一体化与多样化并存的协调

《博洛尼亚宣言》及其后续行动一共提出十项行动方案，其中建立两级高等教育体系是进程的优选和核心行动方案之一。所谓两级体系是指高等教育分为本科和研究生两个阶段，完成第一阶段的课程后才能进入第二阶段课程的学习。第一阶段颁发的文凭相当于进入欧洲劳动力市场的资格证书水平，第二阶段的课程应该导向硕士或博士学位。也可以

将博士阶段教育与硕士阶段分开,称为三级教育,即大学本科3年,硕士5年,博士8年。这一学制模式与欧洲多数国家传统模式并不一致,各国均需对此做出变革。通过比较欧洲高等教育三种典型模式——法国模式、洪堡模式和苏俄模式所进行的学位改革,可以加深对此问题的理解。

1. 法国模式

法国有87所大学由教育部监督,侧重于研究,面向大众。在大学中进行的教育包括以下几类:(1)医学:1年,取得医学第一阶段学习文凭(PCEM1)/药学第一阶段学习文凭;在此基础上,5-10年取得牙医外科博士国家文凭、药学博士国家文凭或医学博士国家文凭;(2)普通高等教育:2年,取得普通大学学习文凭(DEUG)。第二阶段分为两种情况:第一,1年取得学士学位(LICENCE),再需1年取得旧制硕士文凭(MAITRISE);第二,2年取得科学和技术硕士文凭(MST)或大学技术学院(IUP)的旧制硕士文凭。取得这些文凭后,再需1年,获取深入研究文凭(DEA)、高等专业学习文凭(DESS)、高等技术研究文凭(DRT)、职业硕士文凭(MAGISTERE)。在此基础上,再用3年时间准备博士论文,通过答辩,可获得博士学位。(3)技术教育:2年,取得科学与技术大学学业文凭(DEUST);大学技术学院(IUT)的学生2年可获得大学技术文凭(DUT)。在此基础上,1年获得职业学士学位(LICENCE PRO)。然后可继续攻读科学和技术硕士文凭(MST)或大学技术学院(IUP)的旧制硕士文凭。

法国有1000多所大学(GRANDES ECOLES),由其他相关的部、商会监督,或者具有私营部门的地位,这类学校倾向于应用,学生需在高等专科学校内预设的预科班学习2年,后3年获得学校颁发的高等师范学院(ENS)文凭、工程师文凭或经济管理类文凭。因此,对于法国来说,必须将传统的多级阶段学制向两级阶段进行过渡和转换。所以,被称为LMD的学位结构改革拉开了帷幕。此项改革废除了原来的学年教学,采用按学期和教学单元(UE)组织教学,采用欧洲通用的欧洲学分,教学单元与欧洲学分挂钩。学分的多少取决于学生所修的课时以及实习、项目、个人研究等其他活动。学位分三个等级:学士(Licence)学位,180个欧洲学分(BAC+3年,1学年=60个欧洲学分)。学士课程设置有两个不同的方向,一个面向高等教育的更高阶段,为培养职业硕士或者研究硕士做准备,另一个是为就业目标设计的职业学士学位。硕士学位(Master)300个欧洲学分(BAC+5年)。在研究生阶段教育部选择了一个独特的改革途径,如IUP、

MST、MSG、MAGE、Magistère、DESS、DEA等层级都可以授予硕士学位。博士学位(Doctorat)480个欧洲学分(BAC+8年),在获得新制硕士学位(Master recherché)或旧制深入研究文凭(DEA)后,可以注册攻读博士学位,学习期限一般为3年。^[3]

2. 洪堡模式

德国传统学位历史中没有两级结构,大学是一个长阶段,第一级学位就是硕士学位,有3种通向硕士水平的学位,理科硕士(Diplom)、文科硕士(Magister Artium)和国家考试。高专(Fachhochschulen)仅颁发一种学位Diplom Ingenieur(FH),定位在学士和硕士学位之间。按照《博洛尼亚宣言》原则进行学位改革意味着必须将传统的长阶段向两级阶段转换。在新的学位体系中,理科硕士、文科硕士都由学士(Bachelor)和硕士(Master)两种学位替代。大学和高专可以颁发同样的学位。不过高专不能颁发博士学位,但是其毕业生却有机会进入大学的博士阶段学习,获得博士学位。^[4]

3. 苏俄模式

俄罗斯的学位体系基本继承了前苏联的衣钵,实行“专家”一副博士—博士学位结构。其专家不是学位而是一种称号,学制5-6年,相当于欧洲的硕士培养年限,副博士相当于欧洲的博士阶段。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就已有个别高校开始实施本科和研究生阶段教育。加入博洛尼亚进程后,俄罗斯面临着两个任务:一是将已经实施的本科和研究生学制进一步向博洛尼亚原则靠拢;二是传统专家学位转换为学士和硕士两级学位。因此,俄罗斯将高等教育划分为高等教育和大学后教育,在高等教育阶段的学士和硕士学位采用“3+2”或“4+1”模式,完成硕士学位一共为5年;大学后教育包括副博士和博士两个阶段,学士学位毕业生也可以通过一定的考核进入副博士阶段学习。^[5]

4. 三种模式的特色分析

各国虽然进行了学位结构改革,但改革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学位的对等,一体化的表面不能掩盖各国自身的历史和文化所沉积的特色。这不仅表现在各国的改革方式上,也表现在各国原有高等教育特点的保留上。

法国受传统的中央集权和大学自治管理特色的影响,在改革方式上,一方面学士和硕士学位的设置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划,如提出设立新的职业学士学位和硕士学位方案;另一方面,改革却没有采用立法的形式进行,而是采用颁布法令结合国内已有的合同管理来进行的,这主要是因为大学自治的影响强

大,任何法律上变革通常都会导致全国性的学生抗议。改革后的学位体系并未改变法国高等教育的特色。这一特色集中表现为大学校和多层级学位的设置。此外,法国多层级的教育特色也包容进新的学位体系之中。

德国在变革的方式上受本国的法律主义和联邦体制的影响,改革总是先通过法律途径进行框架规定,但具体实施由各州负责,采取了由两种学制自由竞争的方式。此外,德国以洪堡模式著称的大学和工业发展有卓越贡献的高专院校,在学位改革中可以同时提供学士和硕士学位。大学第一级学位的长阶段可以划分为“4+1”或“3+2”两阶段,高专则可以增加一年颁发硕士学位,或是将原来课程压缩一年,再增加两年的课程来颁发硕士学位,而无需改变原有的课程导向。

俄罗斯则在中央政府的直接管理下,以各种法律、法令或规定的方式建立新的两级学位制度。而俄罗斯与欧洲高等教育学位制度最显著的不同也保留着,如它的专家培养体系和彰显其高标准高质量教育水平的博士培养阶段,不过是采用了分立的方式,使专家的培养阶段与学士—硕士两阶段并存。

由此可知,在欧洲统一的学位框架规定下,各国虽在学位等级和名称的设置上趋于一致,但同样的学位名称包含着不同的教育类型和水平,协调一致的学位结构不仅没有削弱各国自身特色,反而为各国的学位发展提供了一条新的发展途径。

四、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的启示

总的来讲,欧洲高等教育一体化不是推行某种惟一的高等教育模式,而是为了适应高等教育的开放与交流,为了方便欧洲高等教育之间及欧洲高等教育与其他国家高等教育之间理解、连接、沟通而进行的改革,这一改革的趋势是必然的,不可逆转的。同时,欧洲各国多元化的高等教育是与各国文化相衔接的,它的合理性不容置疑。在欧洲高等教育的一体化与多元化中,不是绝对的一体化和多元化,而是用一体化协调多样化,多样化支撑一体化的,片面强调任何一方面忽视另一方面、或者用一方取代另一方的做法都是不可取的。因此,在坚持高等教育一体化与多元化并存的前提下,应倡导一体化关照下的多元化、多元化参照一体化原则的保留。也就是说,博洛尼亚进程是既区别于理想的一体化,又不同于各国传统的高等教育模式的,这一点值得我们在处理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本土化的关系时借鉴。

第一,按照国际通用的标准和原则改造本国的高等教育制度。以宏观的眼光来审视人类社会的发

展,认清高等教育一体化是大势所趋。经济的全球化开辟了人类发展的新纪元,当代的世界需要进一步整合,高等教育也概莫能外。因此,需要以方便国际理解和沟通为原则改革本土化的高等教育制度,尤其是增强我国学位制度的透明度,以方便与其他国家对等认证。

第二,在方便高等教育制度之间的理解、协调和沟通的原则下保留本土特色的高等教育制度。这不仅是因为高等教育本土化特征的形成是各国文明长期沉淀的结果,达到绝对的统一是不可能的,还因为高等教育制度的相互协调和理解的过程已经不单单是为了国际接轨,更成为各国宣传本国文化和教育特色的重要时机。因此,对于我国来说,认识自身高等教育的特色,并将其纳入统一的框架之下加以宣传,已是当务之急。

第三,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欧洲各国在实行两级学位制度改革之时,都不约而同地重视了高等职业教育的地位,高专院校取得了与传统大学同等的地位,可以与大学同时授予相同等级和名称的学位,而我国高职类的教育尚无与此相对应的学位类型,这是今后高等教育结构改革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问题,也是我国在与欧洲国家进行对等认证中不可忽视的问题。

参考文献:

- [1] Neave. Anything Goes: Or, How the Accommodation of Europe's Universities to European Integration Integrates an Inspiring Number of Contradictions [J]. *Tertiary Education and Management*, 2002, (3): 181-197.
- [2] 欧洲统计局 (EUROSTAT). *Statistical Annex 2005* [EB/OL]. <http://www.oecd.org/statistics>.
- [3] Frans Kaiser. *Higher education in France Country report 2007* [EB/OL]. [2007-10-22]. <http://www.utwente.nl/cheps/documenten/2007countryreportfrance.pdf>.
- [4] Marc Kaulisch, Jeroen Huisman. *Higher education in German Country report 2007* [EB/OL]. [2007-10-22]. <http://www.utwente.nl/cheps/documenten/2007countryreportgermany.pdf>.
- [5] EURYDICE. *Focus on the Structure of Higher Education in Europe 2004/05* [EB/OL]. [2005-4-5]. <http://www.bologna-bergen2005.no/Docs/02Eurydice/0504EurydiceNationaltrends.pdf>.

(责任编辑:李作章;责任校对:徐治中)